讀史糾謬

讀史糾謬卷第二

滋陽牛運震撰

前漢書

高帝紀

劉本堯裔篇首宜爲點出亦叔皮王命論之旨也　史記縱觀觀秦皇帝歷二觀字上縱觀謂不禁民觀下觀字屬高祖漢書削一觀字失其旨矣　高祖即自疑亡匿云云即自疑三字必不可削高祖又喜又字亦不如史記心字項梁與兄子羽起吳此句詳於史記然不如史記項氏

起吳一語之老　秦二世元年秦二年秦三年按此以秦年紀漢事祇可歷行連敘不宜跳行另起與漢元年並爲一類也殊失編年書法　史記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云云徐廣註曰此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漢書信對曰項羽背約云云直以爲淮陰侯語似未深考

史記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云云按此一段敘垓下之戰陣法戰法極奇漢書削去之大爲減色矣

史記皇帝曰義帝無後此處特提義帝無後具令人發覩動聽以皇帝曰三字冠之政於即位之始正名稱號何

等薾軍楊喜所云黄至此使人神觀頓改庶幾稱素之有本末者也漢書改曰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只如平常語氣去頓令神色減敗此漢書之遜於史記處不可以道里計者也即位在先分封諸王在後乃有次第漢書倒置之亦非　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此句宕逸然較之史記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之語殆不如其質且古矣　張良說高帝封雍齒一段亦大事所繫但此事已紀於張良傳中似不必複見不如史記紀傳互記爲妙　高帝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云云此等

語終屬俳戲載之本紀殊爲不莊　史記不錄者原之添此一句有趣致漢書削之減色　上召譚溥曰云云此段語載之本紀殊覺其贅不如載之列傳爲妙　上問醫曰疾可治不此語亦繁可刪　贊中述高祖爲陶唐之裔於文亦協但不如敘之紀首更爲得體

惠帝紀

贊語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偶語板拙已開六朝論贊濫觴矣

高后紀

史記呂后本紀載呂氏陰謀擅王諸呂劫危劉氏本末曲折詳悉漢書大段削去祇爲如常編年紀事雖亦紀體殊失史家誅刺之旨

文帝紀

史記載除收孥相坐律令詔議甚詳極曲折入情漢書刪去祇以盡除收孥相坐律令一語了之亦溯簡畧 語在郊祀志語在刑法志此等處似爲互見實則贅出後漢書以來沿成常例矣 語在鼂錯傳此語更屬不必本紀但載親策直言極諫者本無關涉錯事也 孝景皇帝元年

十月制詔御史云云按此段載詔議孝文皇帝功德甚備政文帝紀一篇總收也史記綴之紀末體裁正合漢書削去而編於景紀元年失其旨矣　史記後六年載孝文帝從代來總述德化殆以深仰文帝亦本紀之變體也漢書删之而載之贊語中遂使紀中無生動變化之致而贊語亦少咏歎深厚之神蓋兩失之

武帝紀

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此處紀次畧而不明當時應詔對策者百餘人董仲舒公孫宏獨擢用宜詳之　輪臺

之詔宜載於紀中此武帝末年補過一大關目也

昭帝紀

元年二月有赦不紀亦疎　奉使全節四字斷語亦屬贅入可刪

宣帝紀

語在賀及光傳語在太子傳並宜刪去他傚此　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此等語句稺弱不堪班史亦有敗筆如此　楊惲要斬實枉紀敘貴有隱約分寸班史於此等處尚未之見也　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按此段敘何

奴來朝景色甚佳但與匈奴傳兩處複見無甚變易似無詳略之分　癸巳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按此已書於元紀之首應以彼處爲允此處似毋庸重書也

元帝紀

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按宣帝地節三年立太子維時宣帝即位七年若即位時元帝二歲則立太子時當九歲不當云八歲也外戚傳云許后生元帝數月宣帝立爲帝是宣帝即位時太子未及二歲也當以傳爲是　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傳贊之居此亦

漢詔中俚俗句也

成帝紀

王章有罪以刻鳳也亦宜明晰其故今第云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似嫌粗畧　九月奉使者不稱不稱不載不稱何事亦畧

平帝紀

平帝時政由王莽一切舉黜徵斂教令皆莽行事班書至不敢斥言書名動則曰安漢公大辱史職矣

王子侯表

王子侯表分為上下卷上卷自高迄武下卷自昭迄平每篇首各有冠語判然兩事也今卷分上下仍冠一篇殊與義類不合愚意上卷宜題為高祖高后文景武帝王子侯表下卷宜題為昭宣元成哀平王子侯表附於例為允此以功臣表推之則知之也

百官公卿表

王莽改太常曰秩宗王莽改曰作士王莽改大鴻臚曰典樂王莽改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按此等類王莽篡國之制所更名甚無謂不足錄也宜一切刪去以存漢制

古今人表

古今人表班氏支蔓之書也前昔論者絺其疵累殆不一家今梭而按之漢書本紀西京一代之事今曰古今人表自遂皇以訖故秦悉編行次非漢事也失於限斷其不可一也表名古今義取古人今人統爲載敘今表中皆載古人而自炎漢以來帝王將相一切不錄有古無今名實乖謬其不可二也聖哲論人分上中下三等而止蓋概然爲評於義尚允今分爲九等愈繁愈碎差次滋淆若按品類千變瑣細難一又不可以九等盡也其不可三也上上屬

聖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下下愚人自中上以至下中五等定立等次雖無配屬於義乖忤其不可四也古來人類極繁書傳所載亦不可勝紀上智下愚判然不類中間數等大概品等相似難以齒亞强爲差之必多不合如張晏所議外錯甚多揆之作者祇益爲累其不可五也書傳所紀古人姓氏多難核考或行爲甚高而亡姓逸名或紀名可稱而實屬寓託如王倪被衣載於莊子於稽其實皆烏有子虛也今不核其名之眞僞而妄定其品之高卑勢必以亡爲有飾幻爲眞其行可仰而名不可知者又難以收

錄差次掛萬漏一在所不免其不可者六也有此六不可則古今人表其可刪而不可存也明矣或曰古今人表固女弟班昭爲之　五鳥五鳩皆官也究莫知其姓氏何以列在第二　帝摯昏亂亦不列第二何解　夏有六卿亦不知其何人也而列在第三武羅以下四人皆羿之賢臣也而列在第五中中亦誤　桀紂同惡而一在第八一在第九豈以紂罪浮桀一語爲定論邪亦太作差別矣　師摯以下八人見論語皆周末魯伶也今以爲紂時伶人載於商末亦誤　祿父管蔡雖屬叛周未便遂在第九竟列下

下似亦未允昭王亦列第九更非　懿孝二王事蹟不可深考而按其謚以想其行尚屬中主乃俱黜第八殊爲乖謬齊胡公魯魏公列於第九亦同此議　魯伯御衛共伯俱列第九更不知所謂　老子元默之祖要爲大賢列在第四殊乖品衡　中侯平王桓叔孝侯魯隱衛桓俱列第九眞屬失平如此等類殆亦不可勝摘矣　列女傳載春秋以來名媛甚多皆有徵實而古今人表錄紀寥寥豈詳於男而畧女邪抑所謂掛一而漏萬者邪　宋遺非人名也按戰國策乃楚遣勇士自宋遺齊王書耳史記誤撮屬

人名漢書遂列其等於第五眞以訛傳訛者也

律歷志

經元一　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云云按此段以易與春秋比配湊合似屬牽鑿非精旨也　世經載太昊以至成湯雖有在位年歲與五行帝德第與上元朔旦本無關涉且五德遞王亦屬鄒衍附會之說實於歷數爲不切之談應從刪省祗存三統四分歷代上元爲是　律娶妻而呂生子此古文質老處陳仁錫以爲句近俚此不知古文之言也　光武皇帝著紀云云按漢書祗紀西京不宜攙及世

祖非史家限斷之旨上文云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
百三十歲已收結矣止此勿贅爲是
禮樂志
世祖卽位云云按此處紀世祖顯宗議禮之事亦殊失於
限斷非專紀西京之旨
刑法志
善師者不陳云云棱此徵引古事塡實作證亦成贅文可
删
食貨志

史記平準書敘武帝殖財貨事微諷於刺之旨居多漢書削取其質遂少風致　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更按五世貨幣寧無可紀者得無病畧邪王莽陋政虐民敘次又苦過繁甚矣史家詳畧得宜之難也

郊祀志

史記封禪書原載歷代人君以及武帝黷祭淫祀紀功升中夸大之迹并及好神仙信方術一切愚惑之狀故事不嫌褻而詞每含諷此書體也今班氏更為郊祀志夫祀典攸關則宜有莊重正大之詞乃為稱之顧仍錄史記微言

汾祖訴若明祭之文不亦猥而不莊乎且封禪神仙與郊祀之事全不相類今一槪及之更雜而失體矣　封禪書載桓公語西伐大夏涉流沙云云班志删去大夏涉流沙五字文理殊爲不明　封禪書篇首云蓋有無其德而用事者矣後又云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適應微有情致班志删去篇首一句後乃云此豈所謂云云殊失照應徒僅具硃率而已　贊語連用不亦正乎不亦正乎複而無謂宜去其一　陳寶鄜時之類均屬淫祀載之徒爲失體且與郊祀何與也

天文志

敘五星較天官書多所刪改其體格嚴密不如天官遠矣

史記天官書載日暈雲氣及候歲美惡另行列敘明白可觀漢志並連敘之不另提非是　傳曰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按此攙入五行傳語似自亂其例亦與天文無涉蓋犬禍者指凡犬之能妖者言非謂天狗也

五行志

宋災晉侯問士弱一段似於五行徵應無關可以不錄

伯姬守節積陰致災此於理道爲忤董氏說之不足據如

此　仲舒火災對妄測天意亦屬可醜必存其說節錄可也　征和二年鐵官鑄鐵鐵銷皆飛此係金不從革列入火係誤矣河平二年鐵官鑄鐵鐵不下做此　宋公子地有白馬駟一段按此因爭馬啟釁耳何與馬妖編入馬禍亦殊不倫

地理志

按職方氏揚州二男五女然則揚州多女少男自古然矣志以爲淮南王所致誤

藝文志

房中部藝書與術均屬可廢列之方伎似失正史之體
方伎畧中列明有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種而總序中祇
言醫術似掛一漏三不能括也

陳勝項籍傳

將諸侯滅秦與漢爭天下者項王也其氣概功伐與陳勝
大不相似二人同傳殊爲不倫　或以爲死或以爲亡此
處刪史記一句已覺減趣至於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數
字則斷不可刪去矣　史記作陳涉世家不獨爲涉也內
連敘吳廣武臣周市周文韓廣秦嘉董緤朱雞石鄭布丁

疾景駒等以微豪傑響應而總收云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此作陳涉世家本意漢書以涉與籍並傳而涉傳中仍以涉一人串敘衆人未免有喧客奪主之病且不解史記爲涉立單傳之意也　爲秦將王翦所戮此數字正見秦項世讎不可刪又不肯竟學刪去學字亦不成句　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減去數虛字遂少神采　記項梁與會稽守通問答數語與史記異然不如史記之簡約而明悉　鉅鹿之戰史記連用三無不剏法複疊正精神震動處漢書削其二遂減色如此處班氏不

知子長特甚　史記寫鴻門一會情形如生劉項成敗實係於此假亦不可削去　史記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此抉寫項王心事如見削去減色而少味矣　疑沛公之有天下削去沛公以下四字則疑字無著矣　史記寫項王分封諸侯王將相數用故字因字畫出無限委曲漢書一概刪去但用直敘事雖具神理絕少矣　項王出此怨布也此句亦不可削　項羽本紀詳核而生動奕奕如有神氣項籍傳概從減削固極簡直然事跡雖具而神味索然矣此班馬之所以不能相並也　贊語摭過秦論并全

用項羽贊文義既不相屬頓揉殊少趣致此全事抄襲而未經鎔化者徒見薄於賈生司馬公耳

張耳陳餘傳

史記外黃富人美女嫁庸奴亡其夫於理似順今改作庸奴其夫認誤　亦知陳餘非庸人也又必如公言此等處絕有神味必不可刪　出此陳餘張耳遂有郤此一傳之關鍵眼目處漢書削去陳餘張耳兩名字遂滅色此不知史記轉關之法也　乃吾等非也去一乃字遂不成口吻相人者迫於人也去一也字亦索然無味　貫高喜曰吾王

王霸出乎當此之時名聞天下此等皆史記聲色動人處班史一概削去此知爲史而不知爲文者也

酈豹田儋韓王信傳

大者王小者爲侯耳謂大者以横爲王小亦不失爲侯也師古謂大者横身小者其徒屬謬甚　史記嗟乎有以也夫此正歔欷得神截去也夫二字亦不成語　於是迺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此語在單傳中與篇首能得人相應便揺曳有情殺於雜傳中即索然少味矣

韓彭英盧吳傳

史記傳淮陰侯不𢽾其爵特標目之殆有深意班史全未理會此等　常從人寄食下接其母死無以葬一段隔閡語脈失敘次之體　蓐食刪左傳所謂蓐食申禱抑冗長以牀蓐中食解之固而不通矣　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此語嫩而緩　史記復貫兩家羊酒削去兩家字即減趣彭越英布本非淮陰匹也然以功臣謀反見誅其迹同編列一傳猶可也盧綰何功臣與韓彭同傳非其倫矣長沙漢著令忠臣功不如韓彭而始終亦無反狀乃附之諸人傳末更何謂邪　長沙可不必立傳

荆燕吳傳

荆燕并叛藩也與吳殊不類三國同傳未安即體格亦不相倫耳　史記以臨江爲南郡下有會陳滅楚一段敘事方有原委如何可刪　弗與矣此仍史記本不成語　急行毋留此田生勸澤也如何可刪天子爲骨肉故年二十有氣力此等處皆不宜刪獨趙後下此結束中關鍵刪去亦無力　贊辭聯湊荆燕世家及吳王列傳贊割裂雜泊貝不成文史記豈不爲偉乎偉言盛也所以美其有成班史改豈不危哉殊失其旨　蓋防此矣豈謂錯哉此等更

易史記處眞變靈爲鈍者也

楚元王傳

向歆父子漢世博學大儒應別爲一傳不宜附之元王傳末也

季布欒布田叔傳

史記朱家與滕公問答一段最有情態可味經班氏刪削雖簡徑然華易少致　丁公爲項王臣不忠此下連用四丁公精神警動此史記長技也班氏削其二神味減半

田叔雖好任俠然特信厚與二布同列殊不類且史記

以二布並傳名實俱有意今益以田叔失其旨矣　史記二布贊誠重其死不自重其死二語迴環照應堅致而古趣盎若感乎其言之也班氏沿襲其詞而益之以田叔又削去不自重其死之句雜沓且無照應一經點竄遂失佳文矣

張陳王周傳

史記爲張良故也此句添出有聲勢不宜刪　留侯人品絕高宜立一單傳陳平王周等終非其比陳平少近似王周不類遠矣　史記陳平世家內載王陵中閒祗一段前

後俱敘平事此附傳法也漢書分爲二傳遂以王陵跳行另起別作標目究竟王陵事跡祇有數十句餘皆陳平事也既不可爲王陵單傳而附陳平事於王陵傳中亦不成爲平傳此不知史記附傳之法而徒爲支離無當者也

君子可謂不背本矣若即如字師古以爲若此也誤　然終不得史記佳法冷峻可思班氏添一也字即板滯　史記此不足君所乎言一著忘設即於君所有不足乎漢書添一非字云此非不足君所乎文義反不明　贊語摭拾於史記諸贊砌湊可醜始呂后問爭相數語稱淺殊甚

樊酈滕灌傳靳周傳

史記獨騎一馬一馬最有眼目漢書削去一字非是　史記天下稱酈況賣交也何等風韻漢書去一也字遂覺禿而少神　徐行面雍樹乃馳寫來有次第神采漢書削數字失之　靳歙應另提跳行俗本有連敘者

張周趙任申屠傳

史記張丞相傳傳張蒼及御史大夫周昌等而總以丞相御史大夫聯合之故曰張丞相傳此合傳之變體也漢書事跡文法一仍史記之舊而更其標題曰張周趙任申屠

傳則前後中間照應穿插處都成虛設矣此非合傳之義體與自不相符矣　君勿言吾私之言非專道罪乃吾私之故然也師古解非　自申屠嘉死之後此段總結漢廷丞相無人求如張蒼申屠嘉者亦不可得正有感乎其言之也此斷則爲丞相傳漢書標題刪去丞相字而傳末仍載此段贅累殊少味矣

酈陸朱劉叔孫傳

自謂之狂生語句不明且與下文自謂我非狂有礙不如史記原句之明晰也　自謂我非狂亦不如史記原句漢

書往往剪裁史記如此等處皆不及原文之穩愜作史法固不徒以減字爲能也　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兩句抑揚極有頓挫漢書改史記亦非　酈生臨烹數語頗忼慨有氣力刪之亦減色　史記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言一歲不過再三過數見則恐生厭惡不鮮美不必久恩汝等爲也索隱注釋旣錯漢書改作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更失其旨　平原君朱建史記列於酈陸傳後此附傳也觀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一語可見故列於酈陸傳後則得之而夾於酈陸劉叔

孫之中則失其旨　史記太后懣不可以言謂此事難以出口救辟陽也漢書作懣不可言失之　吾無意殺之較吾無殺建意也語殊老　史記婁敬叔孫通傳體與酈陸本不類漢書以其人近酈陸而合之其人相似而體則不倫矣

蒯伍江息夫傳

蒯伍江息夫皆傾危士而通被特有口辨江息夫闌列一傳究不倫

蕭石衛直周張傳

死罪實病實字不可刪　子孫咸至大官矣此譏諷之辭也去一矣字遂失其神

賈誼傳

史記賈生傳多蒼涼悽惋之調其載賈生著作惟弔屈原文及鵩鳥賦二作緣與屈原合傳故體致與屈傳同爲悲惋之調即文字亦但載其騷體其陳政事諸疏槪不暇及亦病其不類也漢書爲賈誼單傳具載其言事諸疏正大詳密之作是矣第前後敘次文義格調一仍史記又未免有失倫破類之譏也

袁盎晁錯傳

主亡與亡言盎節致命也如淳說失之　史記封淮南三子一段亦不可删

張馮汲鄭傳

史記久之文帝稱釋之久之前曰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久之釋之卒此一傳之中有數久之字乃敘事停頓關目漢書概削之大失其旨　上曰長者也上復曰長者二語語勢一伸一縮正有情趣漢書削一也字遂減其神

史記一人犯蹕一人字最有眼目想漢時律令有此文也

漢書改作此人誤　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漢書改作顧謂釋之殊失王生語脈矣　篇末一段多稱張廷尉語語有意味漢書削去數廷尉字又改作釋之亦失其神　張馮諸重爲厚汲鄭附直任俠四人行事大不類不宜並載一傳況史記兩合傳文體本不相似乎　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用一也字爾爾有致刪去大非　史記守城深壁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數句磊落刻深有氣力漢書削之改作輔少主守城不惟神色大減亦覺理致不通矣　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二句亦最生削刻深漢書削之亦非

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長句健

而暢漢書減更數字遂覺促而無力且語不明晰　臣常

有狗馬病力此句最古峭有骨漢書改作臣常有狗馬之

心今病力似稍明晰然句特靡軟矣

賈鄒枚路傳

所以廣諫爭之路也此句平沓欠鍊　初吳王濞與七國

謀反以下與鄒陽事全無干涉似贅郎云附載亦宜附之

梁孝王傳中　枚乘復說吳王云云按此時乘已去吳安

得復說吳王即齊王殺身四國不得出兵事亦安得預知

之昔人以爲再諫吳王書乃後人以吳事寓言非乘作極有見漢書似誤載　枚乘詞賦最工西漢長於此體者獨乘與相如二人而已傳亦宜摘載之

竇田灌韓傳

按竇嬰田蚡灌夫三人恩怨相尋事終始相關互故史記以爲合傳糾結縈紼曲盡其致韓長孺何與三人事應另爲一傳而漢書乃與三人同傳殊失史記之旨　史記然君侯且疾惡此句轉關緊要不可刪　太后滋不說魏其等此小結束也刪去魏其等三字亦非　君何不遂取武

庫此含怒語也刪去君何不三字而曰遂取武庫語未完全殊欠明　數稱武安斥其爵殆深疾之之辭漢書俱更之　而獨厚遇灌將軍句勁健而有神改作厚遇夫也靡軟而失其真矣　夫為郎中將當從史記為中郎將　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此改史記似為簡直然不如史記曲折有味矣　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史記此數句何等深情纒綿漢書改之秃直少味矣　宜往改作不宜亦穉而難解　武安出此大怨灌夫魏其此亦結束也削去灌夫魏其亦非　夫愈怒不肯謝改謝作順亦非

爲言之帝句何堅老爲帝言之句何輒易也　安國既疏

遠默默也意味濟遠漢書削去默默也三字

景十三王傳

王莽秉政興滅繼絕語病可議　强足以距諫知足以飾

非語亦太排不似紀敘句法　得二千石失言一段語多

類膠西王端傳複而少變　加親親之恩焉此句可省

李廣蘇建傳

按李陵蘇武俱名家子同在匈奴一降一著節應爲合傳

李廣蘇建此二人何合也況蘇建事少亦不必立傳李廣

奇才名將不封侯又應獨爲一傳今以陵武之合而標題之曰李廣蘇建傳似題與傳戾者也竊意李廣別爲傳而以李陵蘇武合傳建則附武傳中殆於體致爲得　史記題云李將軍傳言廣稱其爲將軍者也更之亦惜之漢書則一概稱名全無此等標題矣　史記廣從弟李蔡亦爲郎此處預伏李蔡最妙漢書削去失之　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此數句欷歔歎惜最爲淋漓漢書刪改數字遂減其神　取旗二字亦不可刪　廣令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一前字最有聲勢筆致亦頓挫漢書刪去大

非　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此補法好漢書亦刪去

廣生平爲人并善射本末統敘在一處重疊繚繞讀之可

思可涕此史記筆法之妙也漢書分敘遂減色　史記且

固命也四字欷歔搖曳漢書亦刪去　史記一軍皆哭又

云無老壯皆爲垂涕此謂士大夫及百姓兩等極有次第

漢書削去軍士大夫一層便少味矣　太史公推言陵功

一段已載於史公傳中此處重出殊覺其支贅似於陵傳

無當也宜節刪之只以簡敘爲妙

衛青霍去病傳

史記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此處連用大將軍乃極力張皇之筆漢書削去之減色　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云云此處史記連用三校尉三千三百戶字鄭重得體不嫌重複漢書省之直曰校尉某某封朔某某雖簡括氣味索然矣　史記衛霍合傳連敘互敘極有法漢書敘次文字一仍其舊而於標目處分斷大失史記筆法　史記附傳一十五人將軍公孫賀將軍李息將軍公孫敖此等皆不足特傳而附於衛霍傳後故曰將軍某某此標目之妙也漢書削去將軍字大失其旨

董仲舒傳

仲舒對江都王一段腐語可省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

宏對賢良策鄙淺之甚何以歆武帝邪史記省裁之爲是

辭職疏腐闊之極真不成文理　卜式鄙僿無文術與

公孫宏兒寬不類似不宜合傳　卜式桑宏羊皆一時市

井儈販以利欲逢人主取功名贊語比之版築飯牛之朋

以爲漢廷得人誠不知其何謂也

張湯傳

張湯自是酷吏仍宜列之酷吏傳中安世中興名臣宜別爲傳父子異行不妨各見也杜周杜延年傳放此　史記

掘窟得盜鼠漢書删一盜字偏見湯貫人漢書删一湯字文義遂欠明晰　固爲臣議如上責臣此史記句法之曲折明晰處漢書作固爲臣議如此上責臣句反欠明　湯不謝湯又詳驚曰此處疊一湯字正史記設色摹神處漢書删一湯字失神理　如何以小過成罪此句極可省

杜周傳

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此句直硬文理特拙　杜

欽對天地之道何貴等事文義粗鄙且多襲董生之舊甚不必全載

張騫李廣利傳

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按此皆史記大宛列傳原文志武帝恢拓邊境開覽外國之本末也載之大宛傳則爲相稱綴之於張騫傳則爲非宜

司馬遷傳

司馬遷傳非傳體也全用太史公自敘之文而以遷之自敘云爾一語結之蓋班氏不能更爲遷傳而即用遷自序

以爲因舊襲故之文也此即班氏低首虛心處然終非體

武五子傳

齊懷王閎等宜跳行另起三子同立賜策亦不必作總目

蓋史記本以三子之王文詞可觀故作總目今作五子傳

自應別於三王世家也　燕王上書證霍光據本紀乃上

官桀等詐爲燕王上書也列傳以爲燕王自上書疑列傳

誤也　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

覆發視之青蠅矢也此處宜先襯後點更妙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史記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何等風韻漢書删去數字意境遂禿直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

公孫劉王等皆元成以來具臣備員丞相也車千秋以一言寤主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似不可與前後數公等倫　敬不舉君之觴此亦漢詔中稱語也　楊惲以屏能矜戾見罪被法亦與前後丞相數公不同宜别爲傳　陳萬年父子皆庸臣然非丞相亦與數人不類　鄭玄事跡絶少附他傳中可見亦不必特立一傳也　楊惲宜與韓

孟等並傳　贊語頗冗漫傷於支矣末段稍稍切合惜無節制之筆也

楊胡朱梅云傳

胡建朱雲抗節卓卓楊王孫僻行之士與諸人不類似不宜同傳

趙充國辛慶忌傳

辛慶忌投劉輔及朱雲此其大節也本傳闕焉不錄亦屬漏筆　有背恩不悅安漢公之謀此句欠鍊整

傅常鄭甘陳段傳

語在西域傳此語可删語在匈奴傳同是

傅疏于薛平彭傳

加審慎之心此語欠鍊　傅疏于薛皆才氣奇偉士也彭宣見險而止雖有恬退風究屬庸常人似不宜與諸人同列

王貢兩龔鮑傳

甚得輔弼之義此句亦穉　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此下一段詞語爲繁不得簡明肅括之忢　然嘉其質直之意何亦欠修鍊　兩龔品格甚修峻班氏爲兩人作一合

傳纏綿頁有情似應特別列之不宜雜之王貢諸人中

韋賢傳

韋孟元成祖孫皆以詩歌寓意前後纏帶極有情韻獨增入毀廟諸議是爲支贅且亦不倫耳　毀廟議并韋元成一人之事也事關歷代宗廟制度與禮廷臣諸儒引經聚訟宜載之郊祀志庶於事有所屬而禮有所稽今附之元成傳中既於元成行迹不足爲專屬而國家典禮適見其隱沒而不著矣

魏相丙吉傳

恩及四海矣此句迂而不類稱而無力可刪　上以吉宣

皆是而許焉亦不成句　帶敘黃霸于定國陳萬年所以

彰吉之知人也語亦嫌繁

趙尹韓張兩王傳

五日京兆竟何如即此句意已盡便妙下句可省

匡張孔馬傳

使上不得直道而行此句可刪　馬宮具庸之臣亦無多

行事可採似不足立傳

王商史丹傅喜傳

於是美壯商之固守固守二字未嘗事情　而鳳大慙文義已足自恨失言矣嫌其贅　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此等語句亦未修飾

薛宣朱博傳

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亦不成句　初宣有兩弟此下敘宣得罪之由尚未簡挈

翟方進傳

翟義起兵討莽附之方進傳中以明翟氏家世也莽依周書作大誥狐鳴蛙噪耳何足錄且載之翟義傳中更無當

也　莽大赦詔亦不足錄　於是吏士精銳亦不成語徒爲莽滋威長勢耳　初三輔聞翟義起至遂郎眞矣此自敘莽時羣盜倡亂事與翟義何與宜刪　敘莽壞義第宅及發冢墓極慘此等處似不必詳莽詔亦不必錄　翟氏父子受漢恩遭莽篡國義起兵討賊事雖不成忠義可嘉也班掾以爲雖有賁育奚益於敵此以成敗論耳殆非史家尚德表忠之意也

谷永杜鄴傳

鄴言民訛言云云語在五行志此段可刪

楊雄傳

雄傳純用雄自序然不似傳體　解嘲解難可連敘似以類從也　法言文多不載其目亦可不著也　子雲文士傳中止載其文耳未著其行也初雄年四十餘云云乃載其出處事迹本末頗附之贊語中而非本傳正文雖變體究失其正不可以爲典矣

儒林傳

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語句亦未明醒

循吏傳

王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其不得爲循吏明矣班史何載焉

酷吏傳

媮快媮偷也師古以爲苟且非　史記操下如束溼薪去一薪字文義卽不明　甯成不必跳行另起王溫舒等放此　史記敘王溫舒帶尹齊敘尹齊復帶溫舒而溫舒尹齊行事多載之楊僕傳中如此穿插纓帶曲盡其妙漢書乃以諸人行事分歸各傳文仍其舊而事易其統殊失類傳之法亦大失史記用筆之妙也　上曰女欲不貴矣上

曰用遺女矣此等語句稚滯殊甚此段無關酷吏事亦屬節外生枝可删　太守謁見欲收取之此語亦不明　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絕也此等比擬亦太過　田廣明以下四人皆班史續入酷吏也敘事板滯殊不似史記郅都以下數人傳體

貨殖傳

太史公作貨殖傳列敘古今富人非崇之也遭刑被罪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憤嫉之極而斥指素封譏刺當世以爲貪夫徇財舉世皆然殆風俗人心之可悲也篇中多有

冷諷暗刺之文似爲企羨實則痛詆安得謂之崇勢利而
羞貧賤乎班氏不知此意而裁翦原文多所改易雖體近
於莊然較之史記跌宕蕭散之致相去遠矣　秦漢之制
云云此段硬割史記原文横插於中前後血脈頗不貫串
　史記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販脂辱處也而雍伯
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伎也而郅氏鼎食
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句法何等拘
峭錯落漢書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
邑云云拙澀板重幾如拖泥以此知班馬筆法頗鈍之間

相去遠矣

游俠傳

史記稱獨行君子義不苟合非退處士也乎游俠者謂其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死不顧世亦憤激之辭有謂之言耳班氏竄改其論又譏其退處士而進姦雄此不知太史公爲游俠立傳之本意也　史記朱家劇孟合傳班氏分之　此適鄉者朱家所羞也按此以上仍史記之舊此乃收結之語横揷於中亦殊非倫　萬章倚石顯樓護附五侯此乃趨利附勢之徒去朱家郭解遠甚何得謂俠　陳

遵嗜酒好客亦與游俠不類　楊雄酒箴亦不必悉載頗嫌其繁而不約

匈奴傳

冒頓遺高后書汗嫚無禮高后使謁者張澤報書猥陋不成體度皆不足錄史記畧之是也漢書載之殊失體　季布諫擊匈奴一段已見季布傳宜從史記畧載爲是　史記必我行也爲漢患者漢書削一行字語義不明　新莽篡國以後敘匈奴事宜從簡約嚴尤疏可以不錄　有修文而和親之矣云云數語辭而少力

西南夷兩粵朝鮮列傳

西南夷傳體格與兩粵朝鮮等傳不類不宜湊合一編

西域傳

難兜國南與婼羌接按難兜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婼羌在陽關外最近去長安殆六千里耳難兜安得與婼羌接似誤

外戚傳

常與死為伍猶言與死為鄰也師古注以為與死罪者為伍誤　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言臣雖為太后子

不能治天下也師古解誤　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此處敘事大不如史記之寫生傳神也　豈不快哉此句稚甚　不在一見亦不成語　所以不欲見帝者云云此處語句頗嫌其繁　悼李夫人賦極佳然似可不錄　成帝報許后詔詞繁理疎似可不必全載　班婕妤自悼賦亦可不錄蓋妃后原不以詞賦見長也　外戚傳實則后妃傳也紀后妃出身行事及得寵見廢之由特以外戚附於傳中耳如此則不得謂之外戚傳竇皇后弟廣國標名其中獨爲一傳　此則安放失次而自亂其例者

矣

元后傳

元城建公曰云云此段附會牽合絕無理致似可節删

翁孺生禁此處不必跳行另起　乃奏封事言日蝕之咎

矣此句稍弱　莽下詔更命元后爲新室文母此詔語可

删　楊雄作誄內微涉譏之蠹亦可不錄

王莽傳

王莽傳固極詳贍然亦多有意贅而詞費處　克己不倦

等語亦屬不倫　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排語用之史

傳板滯未化　陳崇等稱莽功德奏言浮誕濫詞複繁雜謂之多不成句於文於義均可不錄　郡國鼎盛者十餘萬殆從義者稍升前之鼎盛或亦失詞矣　遂謀即眞之事矣此何弱句且二字用來亦未的　以視即眞之漸矣亦不成句　總而說之曰云云此段文義都歷且於詞理屬贅不如刪之　初甄豐劉歆王舜爲莽腹心云云按劉歆王舜其黨惡也彰矣禍移漢祚大毒流下民所謂罪通於天不可容貸漢書所載多然爲出脫之詞如云事復欲令莽居攝也又曰莽遂據以即眞舜歆內懼而已此等語將欲

誰欺邪韓延以斯名士而曲護之然終不可爲信直之史矣

物雖亦作符命何不載入莽傳　莽誥命都匡之詞可

刪者頗多　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謂銅重五石曰銅爲

石也李奇解所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誤　六虎四虎三

虎等字俱帶祥氣　王莽傳頗苦繁瑣幾如列算記簿不

類傳體或以爲班昭所續其殆是邪

敘傳

班孫甚攻司馬氏而敘傳則極力摹倣自序於今讀之其

風流儁秀致有餘妍然質不稱華遂不及莊太其樸古典

醇之氣如太史公之高文絕調殆靡然蕭索矣　太史公自序所載經手論著之文惟與壺遂校定春秋一段此作史記繼往聖俟來世之本旨也其他雖有著作一概不肯闌入即如報任安書乃綜述被刑作史本末極奇最壯之文亦不羅入誠以自序作史大旨不以雜入混列其間也班氏敘傳乃有幽通之賦其於作史本旨已無關際矣答賓戲不過寄懷遣興之作詼諧騁辭幾於俳且濫矣乃亦載入敘傳此何旨也不亦猥而不莊乎　史記祀傳諸小序或如贊或如銘或散行如箋記古雅絕倫班氏漢書敘

目雖復整鍊有典則然不及史記諸序遠矣　諸敘目槩用經傳成語多有迂而不切支而無倫之弊

讀史糾謬卷二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三

滋陽牛運震撰

後漢書

光武帝紀

光武帝紀仍依史記例作本紀爲是　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劉欽以爲文意不足訓生字當作子字按景帝下當曰孝景帝二字此自古文省耳不足爲病　比之高祖兄仲此處橫用斷語非史家質直敘事之體且以伯升比高祖而以光武擬劉仲更非其倫似屬可省　光武初不敢

當何殊稱但不如前史用通俗語卻自老致　更始元年按此以更始年敘光武事當同王莽天鳳地皇等年歷行敘次不應跳行正提與史家編年正體一例　按漢書王莽傳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巨毋霸欲奮擊胡虜輔新室博意欲以風莽言巨君毋得篡盜而霸也如此則巨毋霸爲烏有之人明矣後漢書帝紀乃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竟似實有其人殆未深考前書邪疎謬殊甚　據前書莽留霸所在新豐卽謂實有其人亦並無以爲壘尉會戰昆陽之事也　如欲分散不如作令欲

分散曡三今字句袪老　昆陽之戰極力摹寫與項羽祀鉅鹿之戰略拆淋漓亦畧相當然終有繁重費筆墨處

光武雖亥私語此句雖中情事而稱弱特甚　未嘗自伐昆陽之功亦不敢爲伯升服喪排語亦欠修鍊　遙語門者閉之當作遙呼　素憚大威此裝飾語也極稱氣　天下無主云云語疎弱無氣魄不稱勸進之體　言武力則莫之敢抗二語稚鄙不堪　萬姓爲心四字刪去老　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云云此處入赤伏符讖語甚無謂且劉秀發兵捕不道已於即位告天祝文內述之矣

此處可刪　進幸臨平進幸元氏進字可省他放此若幸臨淄進幸劇當別論之　是歲野殼漸少田畝益廣焉言旅生之穀少種植之穀多故曰田畝益廣也然語意不明實亦可省　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當有一以字他拜官放此　隗囂攻來歙不能下此句可疑得非來歙攻隗囂不能下之訛邪　河西太[illegible]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當改作迎車駕高平　進幸上邽不降當作進駐初致青中左校尉官當作初置　隗囂將高峻降隗囂當作隗純　處處並起何亦嫌辭　宗室諸母因酣悅一段

幕為宣樂極有致帝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句殊庸弱　惟卧望者不寤此句可省　常自謙無德云云數語可省　退功臣而進文吏二語亦太複又過於文飾不類史記家語況光武並未退功臣邪　斯亦止戈之武焉語亦過於文飾不似史記中語　後漢書每紀傳篇末論贊兼著亦似太拘凡紀傳義有繁約文從省費或論而不贊或贊而不論無不可也

明帝紀

葬光烈皇后當作葬光烈皇太后脫一太字

章帝紀

其以見穀賑給貧人其字衍劉攽曰詔無他語不當有其字

甲辰詔書云詔下脫一日字　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按符瑞何足爲祚范史以此稱章帝陋且誣矣

和帝紀

通譯四萬詔四萬里省曰四萬亦語病

殤帝紀

恭孝和皇帝於慎陵慎當作順　孝殤雖短祚亦當列爲

一卷

安帝紀

葬孝德皇帝於康陵康當作庚　其百僚及郡國吏人其

下當有一令字　詔王主官屬王主當作王國[illegible]遣行車騎

將軍何熙討之將軍下少一車字　詔敦煌隴西及度遼

營詔當作詔

順帝紀

其令郡國守相視事其字衍　及拜除者布各有差及字

劉攽以爲衍按拜除者謂已遷其官復賜以布耳去及字

則不成文理以知其非衍也　五校安帝永初三年注謂
步兵射聲屯騎越騎長水也順帝永建元年注則謂長水
步兵射聲胡騎車騎按漢無車騎校尉當以前注爲是

質帝紀

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家法謂詩有齊魯毛韓書有歐
陽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邱各令說其師法也註誤

桓帝紀

追廢懿陵爲貴人冢似失書法當改爲追廢懿獻皇后爲
貴人　白馬令李雲坐直諫下獄死按坐者謂所坐之罪

也李雲乃因直諫獲罪不得謂之坐直諫也雖昏暴之朝未有以直諫明著律令爲罪尊者

靈帝紀

遣守宮令之鹽監按地理志無鹽監有鹽城或作鹽池

熹平五年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中平五年又書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月同日同必係重出　中平五年冬十月書壬午又書甲子按壬午距甲子凡四十三日必非一月之事也則壬午所書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爲衍文矣　靈帝獵欲失德處總紀於紀末

而勝於散敘也

獻帝紀

韓遂馬騰與郭汜樊稠戰於長平觀遂騰敗績此失書法

當云韓遂馬騰起兵討郭汜樊稠戰於長平觀遂騰敗績

帝幸賦䘏有虛亦不成句　呂布叛投呂布乃與曹操

相攻耳未見其叛之實也　弟權襲其餘業亦不似紀載

中語　關西平此二字可省

皇后紀

皇后紀仍依前書降為列傳緣本紀必有編年皇后不得

有編年故也　皇后紀既已總列紀目於前則不逐后標目旁列曰某某后紀矣　數授賞賜劉攽以爲授當作受按古文授受通况此處用授字亦無不可　蹊田之牛奪之已甚引喻不的句亦秃塞　夢殊明察亦不成語

律歷志

韋元成字少翁按韋字可省　諸志贊語可省盡贊語宜施之於紀傳書志則無庸也

祭祀志

光武即位告天册文已載光武紀中不必重出　初孝武

帝欲求神仙至語在漢書郊祀志此段可省　桓帝好神仙祠老子此不足爲典祀正事似不必入祭祀志

天文志

天文志宜改爲天象志　漢兵起南陽至昆陽云云此段敘述頗繁且稱王尋王邑爲二公亦失體　擊蜀白帝公孫述公孫述遂得號爲白帝邪書例未通　行四丈所消行六丈所消消字不如滅字　天下之亂皆自內發一語可刪　天文志紀諸徵驗亦有牽合附會者如任尚坐贓豈足當輿鬼之變邪

五行志

五行志所以記災異附記政事言動得失所以爲災異之應也建武元年赤眉賊以下四條但記行事乖失而不及災異似非五行志志徵驗之意也　靈帝於宮中駕四白驢躬馳爲樂此非服妖也與貌之不恭諸條無涉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此近服妖下云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此實犬禍列入服妖似錯　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云云此等解注似太支離　很妖亦與言之不從無涉　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錄者大螟傷稼語在魯

恭傳而紀不錄也此等語俱可删　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稱謂亦不類　日蝕日抱日赤無光此等係日月災異宜

在天文志中附入五行似非　然後深悔之一亦不成語

呂太后崩時亦然句可省　曹操逆臣也晉於史志宜有

體今載於天文五行二志概曰丞相曹公此何說也殆蔡

邕應劭譙周諸舊日稱謂[illegible]照沿襲而未之改耳

郡國志

本志惟郡縣名爲大書山川地名皆細注今一概進爲大

書似失提綱斷目之義也今宜依本志爲是劉昭新注不

妨隔位另見耳　河東郡汾陰注古之綸少康邑梁國又有綸城少康邑必有一誤　長安高帝所都此不必紀蓋長安之爲帝都無待標紀也　郃陽永平二年復粟邑永元九年復此等皆旁注體也今一概大書便非義例且或閲者　固始侯國故寢也光武中興更名有寢邱按寢邱在春秋已有此名光武乃復其舊耳不得爲更名也　睢陽有魚門注左傳僖二十二年邾人懸公冑於魚門按魚門宋地邾獲公冑當懸邾城門必另是一魚門無緣懸於宋地也　沛國郡紅縣注左傳昭八年大蒐於紅按紅亭

在奉高縣西北近是此又屬之沛國殆非也　沛國鄧有
鄍聚注左傳冀爲不當伐鄍三門按虞虢皆在河東伐鄍
三門必非沛國之鄍也　光武即位於此矣矣字可省
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此紀江派分合固好但郡國山川
多矣不暇一一悉記不如併省之爲是　河東郡汾陰有
介山太原郡界休又有界山河東郡有猗氏上黨郡又有
猗氏均係重出未及刪去

百官志

本注仍宜細書不宜大書以亂志體劉昭小注另爲附列

可也

劉元劉盆子傳

劉元劉盆子傳當在諸志之後今本有列於諸志之前者誤　二傳共爲一卷論贊當併於二傳之末今以論附劉元傳以贊附盆子似失體裁　軍帥將軍帥當作師　式卒史支當作史如百石卒史是也汎相稱曰臣人臣人當作巨人　攻破城邑拔文當從劉攽改爲攻城破邑爲順

王劉張李彭盧傳

制部部刺史郡太守曰劉攽以爲多一曰字按此借僞之

詔不足深論者也　王閎完全東郡以抗張步亦未有借據之事不宜列之王昌張步傳中亦不必特立一傳但附見可耳　若數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文義自順劉攽以爲國字上少一經字殊失之固　論中連用數哉字句調格調殊覺不叶

隗囂公孫述傳

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按囂羣雄中之無識者比之赤眉王郎稍勝耳遽擬西伯殊太夸譽矣　述非待斃者也此評殊釋弱　李熊說述稱帝一段詞語太繁似不必具載

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爲此等語句亦贅

宗室四王三侯傳

此亦天亡之時復高帝之業定萬世之秋也數語連下亦欠明練　南渡黃淳水本或作潢據水經注當作黃　其能屈申若此此處橫插斷語意思始顯明第秃直少神此筆法之不精也

李王鄧來傳

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語稚嫩少鍊　李通傳於讚傳中頗爲矯矯論中引論語簡與貫纤天道性命等語則迂

鄙不稱矣　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句亦拙硬　合心同力銳氣益壯此不似史傳敘事語句

鄧莬傳

郎如是何欲爲此史家倒句法也劉攽以爲多一爲字又欲改作欲何爲此科史之謬而不自知其誤者也　禹遣使以聞帝劉攽以爲多一帝字　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者字疑衍　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愛惜字用之不倫或省去亦可

馮岑賈傳

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哀倚二字可省後漢書文繁處多如此類　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按將軍二字疑衍　引擊陽翟賊劉敞以爲少一軍字　漢中將軍王常按常傳中當作忠　彭所營地名彭亡按此段帶敘在後更有意致

吳蓋陳臧傳

陳平智有餘以見疑按平事高祖無以智見疑事注引高祖謂呂后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是見疑也似誤　轉攻酸棗封邱皆拔劉敞以爲皆拔下當有以之字　延等遂逐退此處多一遂字　宮因從擊從當作縱按下文從

纔通也

耿弇傳

常見郡尉試騎士劉攽以爲都試也漢謂郡試騎士講武爲都試　西晉門下吏吏當作史　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按文多一北字　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按文多一其字　遂詔封寶子劉攽據前後文作紹封按此處文義詔封爲順　弇決策河北劉攽以爲少一耿字竊謂此正不必拘之也　塞下無晏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劉攽以爲多一有字按此乃對文也刪去有字便不成句

多簡帝心此文語落蛮不似史記家語　轉車騎都尉按
漢書無車騎都尉當作騎都尉　廣出不意以爲神明語
繁而少錄當云廣以爲神可矣

姚期王霸祭遵傳

被創中額攝幘復戰按幘爲馬髎汗湖被創中額無與於
幘劉攽以爲幘之說是矣　以霸爲功曹令史當爲功曹
史耳不宜有令字　死者脫衣以歛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運用二以字句特弱甚躬親以養之更不成文理　初縣
中以其柔也句特轉弱　先明漢道先明當作光明　功

貴州郡當作切貴

任李萬邳劉耿傳

拜會東萊郡太守郡字可省　父爲高密都尉按高密非郡也不得有都尉

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傳

世祖曰子刺姦收護軍按此誠亦謹密之意然句秃而少味　坐與東平王等謀反劉攽曰王平是與楚王同反者誤作東平王東平王未嘗反也

竇融傳

此遁種處也語殊未暢　陳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亦不成句法　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此等句迂浮不切合　詳味此子之風度語亦佻薄不倫　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按殤當作煬既有子不得諡殤

馬援傳

毒氣重蒸重字極有意劉攽欲作熏固矣　然其戒人之禍則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按援之遭讒時命之故於援何咎古來忠而被謗信而見疑者何限豈盡可以不能自免尤之邪

卓魯魏劉傳

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此等皆後漢書中弱句也　惟陛下留聖恩　恩當作思　懸負長者隨所刑罪句排無生動態　物有相類事各脫誤二語併而且腐不似史體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傳

平原一境獨所全也此乃收法實則膚筆後漢書所以不競者在此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傳

帝徽稱之徽字古文愬愬通用或是懲字之訛　何謂輕哉此何可刪　如舟此徽出自機杼何亦未明瞭　杜林論增科禁未災郡祀三疏並旨遼詞茂淺深經術之文也傳止載其增科禁疏而郡祀疏則括其大旨

桓譚馮衍傳

嘔血見陽嘔血嘗作喋血

申屠剛鮑永郅惲傳

莽命元后下詔曰按元后元帝后莽始也命字似非禮

楊震楊厚傳

拜代郡中尉按郡無中尉疑都尉耳

郎顗襄楷傳

顗所條便宜七事及附奏四事各行條列區極明晰便覽第以史記體法纂之宜連敘不必跳行　計歷改憲按文計當作斗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傳

士大夫多識杜發掘冢墓歸埋枯骨按此段應置之論語中

樊宏陰識傳

如今陛下子今當作令

朱馮虞鄭周傳

千代嗣代俗本作世非　和帝時詔封楊邑侯詔封當作紹封　賓客放從從縱通下侈從同　陵樹株蘗皆諸其數殂豆饑牲頗曉其禮非句失之太整　遷淮陰太守按地理志無淮陰郡當是淮陽淮陽即陳國彼時尚未爲陳國也　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而食數語亦病其繁只家無餘財一句足矣

梁統傳

悼騷賦亦清愴可錄今別見東觀漢記

鄭范陳賈張傳

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按虛心禮請上當脫一囂字　如

此則胡貊守關劉攽以爲關當作鬬

桓榮丁鴻傳

帝曰俞往女諧襲用尚書成句可厭　典執政無所回避

政當作正

張法滕馮度楊傳

大將有虛實大字文義不順當是夫字之訛

光武十王傳

十王傳應次於齊武王傳之後

朱樂何傳

乃言於二公曰二公謂宋由袁安也未斥言之語不顯明稱二公亦非體

班梁傳

何熙宜附傳不必另行提起　正督大澤中正當作止

楊李翟應霍爰徐傳

徙敦煌來鈔郡界徙當作從　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

俗本拜或作手誤也

王充王符仲長統傳

王符潛夫論仲長統昌言世多傳布其書似不必載之傳中只可畧紀之曰文多不載而已如此必欲悉載東漢人著述之書多矣豈能一一載之耶

孝明八王傳

孝明八王傳應次之於光武功臣諸傳之後　與王共祭黄老君按黄老君不成文當作黄帝老君

崔駰傳

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何最弱　崔寔政論故宜量
力度德多故宜一字
楊震傳
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云云按此注當在往見操曰之
下今在勃以大逆之下誅又少融見操三字操刑之不濫
操字亦衍　孔融魯國男子言我丈夫也注解以爲當還
爲魯國男子誤　論曰孔子稱云云按此處宜跳行另起
本或歷行不提起誤
章帝八王傳

惠帝八王傳次當在明帝八王之後

張王种陳傳

綢繆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此二句似序表中語不類史傳體　論曰張皓王龔云云按此論當在王暢傳之後

書自以職主刺舉志安姦違排語滯甚

杜欒劉李劉謝傳

以功自劾按功不可以自劾當是以無功自劾耳　所與交友必也同志不成句法　論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按雲已爲白馬令矣不得爲草茅士也危切時事憤

激忠諫亦一代直臣也范史乃以失身譏之乎

虞傅蓋臧傳

初郡將范津明知人按明當作名　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言自揣無過差也劉攽以爲字誤或欲改悔爲詣皆不解文義者也

蔡邕傳

邕所陳七事亦不宜跳行條列　瑣禊識良桐聞琴知殺機此邕瑣事也宜附傳末　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此不成句　然卓多自假用此古句也劉攽以爲不成文理

譌篇中詔字多改作制字如待詔作待制是也緣避武后諱今宜通改爲詔

左周黃傳

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云云按以宜不成文理應作宜以或竟去以字爲是

荀韓鍾陳傳

當世者靡不榮之按文多一者字

李杜傳

先受封然後發喪按甄邵爲鄴守不得言受封

吳延史盧趙傳

今先害按此句尤覺不成文理　植議廢立抗董卓杖刃殿閤衞帝皆植大節所係今於本傳皆畧之而一載於董卓傳一載於何進傳殊失賓主輕重之法

皇甫張段傳

論曰孔子稱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察皇甫規之言其心不怍哉按此徵引與論語解殊　所在能政劉攽以爲當有一有字按此句自古添一有字反不成句法　燒當種九十餘口詣熲降劉攽以爲十當作千按此亦無明文

可證　類乃令軍中張鐵　按鐵不可張當是錯字

陳王傳

晏子爲陳百姓恐聞旌旗輿馬之音云云　按此孟子對齊宣王語也今書疏以爲晏子對景公誤　文武殊姿　按姿當作資　雖經赦令而並覓考殺之　按覓考當作考覓　覆按掊掠按當作受　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　按此文衍關東二字

黨錮傳

黨錮傳總論建用矣字訓法甚歎　又以張牧爲中賊曹

郭符許傳

按孫盛異同雜語劭謂曹操云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操大悅而去今傳云曰操爲清平之姦賊亂世之奸雄與孫盛所記殊異似不及前二語之確切

曹何傳

將軍宜受詔領禁兵按文多一宜字　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劉攽以爲少一死字謂當時宦官死者二千餘人耳三國志袁紹傳云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殆爲得

之

鄭孔荀傳

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按文少一天字　或明有意數按文似有缺脫　或雖有諫加九錫一事然其始終爲操畫策何其工也殆操之謀士非操之忠臣說者謂其乃心漢室未見其允似不應與鄭太孔融同傳也荀彧傳宜入三國志魏志爲是

皇甫嵩朱儁傳

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云云按此處引孫子語

失之太繁

董卓傳

三國志云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此句最峭勁有力後漢書刪去　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此語頗未盡情致

置丞令拔令尊丞卑此語爲倒　卓蹈跳人也而令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此語亦瑣瑣不如刪之　請以不及爲罪言智力不及非有他也猶臧孫訖云訖非能害也知不足也劉攽欲改爲請不以及罪文義爲劣　悉燒宮廟官府居家居家謂民居也劉攽以爲少一人字亦

誤　允窮蹙乃下按允傳呂布招允同去允對布數語慷慨激烈臨難不避允非畏死士也今云允窮蹙乃下殊失事實　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人作糜粥賦䘏有虛臨檢非實已載獻紀似不必複記　卓傳可謂詳核矣然瑣細處誠不足悉紀固不如三國志卓傳之簡而能括也　催汜之亂帝后播遷已載獻紀似不必複載於卓傳中　馬騰韓遂宜别有傳今附卓傳亦非是　曹操徵馬騰爲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操操擊破之騰坐夷三族按

騰被徵在京超安敢舉兵背操必是操先害騰而超乃舉

兵報讎也此蓋魏史舊文爲操諱惡而范史沿用之如此

劉虞公孫瓚陶謙傳

和後從袁紹報瓚云按和虞子也此句文義未備　今不

奔之則死盡矣三國志作衡之爲是　虞亦飢困遠走棚

城劉放以爲遠當作還按文作遠走於義未害也　每聞

有驚驚當作警　瓚傳不如三國志文簡而事盡　下邳

闕宣自稱天子按闕宣當依帝紀爲闕宣三國志謙傳亦

作闕宣

袁紹劉表傳

叔父太傅隗閏而呼紹以忠言責之按此語於文爲繁祗可云叔父太傅隗聞而責紹足矣　爲卓所信待瓊等陰爲紹說卓　此處語散脫而未盡情事三國志云卓信之而陰爲紹一語曲折如畫　恩方得衆語意似未完外託董卓按文少一討字　帝立既非紹意此句横插頗於文義不屬觀三國志初天子之立非紹意一段則知此文之拙矣　許拔則操爲成禽按文多一爲字　拔不降也爲所執耳按爲所執耳四字似贅刪之更有氣勢　袁紹傳似

未翦裁之文其簡勁處不如三國志多矣　不獲辭命此自古句劉敎以爲當云辭不獲命太泥　徐陳臨行之言不成句不如三國志畧之爲老　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此等語句甚傷軟　韓暠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按是時暠方見囚何得有說　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語句亦歉三國志作又恐當也得之　乃釋暠之囚按文少一韓字

劉焉袁術呂布傳

江夏竟陵人也魯恭王後也上句也字可省　遂與別部

司馬張脩按文多一遂字　三國志載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此語極有關會范史删之非是　三國志載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又云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此皆史家紀事有風姿處范史皆删之此其所以不及陳志也　三國志載璋遷公安孫權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及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云云范史竝删去　益州刺史郄儉按三國志作郤儉注儉郤正祖也當作郤儉爲是　二袁傳宜載於一卷　因堅討卓未反遠語殊不可解當作未及爲

是　三國志卓死後六句布亦敗此等收束最古勁後漢書刪去　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此等問荅瑣而失神三國志所載殊不如是　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此更瑣曲不合情事董太師稱謂更不倫　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復曰奈卿妻子何兩層問荅穉瑣可厭三國志所載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數語何等慷爽　布傳殊繁曲不如三國志之簡至

循吏傳

總論多用也字謂法弱軟　孟嘗監本誤作孟嘗君　以禮讓化之之當作人　而准約省素准字不可解　仇覽傳亭人有陳元者謝承書作羊元

酷吏傳

董宣執法奉職可謂直臣列入酷吏傳似有稍枉　[illegible]光武少游傳句難解得非少有誤邪

宦者傳

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校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不宜加一漢字儒林傳序各以家法教授可證

儒林傳

授選高能以受其業劉攽以爲當作授按文義授受可通

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劉攽以爲謂當作爲亦泥　若

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按古語皆作畫虎　崔駰以

家林筮之注崔篆所作易林也按以易林爲家林亦詰屈

其所作詩題約義通按文當云文約義通　兼說嚴氏

宣氏按前後敘說春秋無宣氏學或別有所見不則衍誤

也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云云按此條當在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之後

文苑傳

王逸父子並東京有名文士傳若太略　乃設書過之吏掾吏當作史　邊韶傳載弟子嘲韶語邊孝先腹便便云云詞句鄙俚之甚似不宜溷入史冊　劉梁和同論文詞甚膚鄙似不必載

獨行傳

獨行傳序最平膚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四語大類近日訓詁講義眞可一嘔　王忳飛被走馬事時人爲之語曰信哉少林世爲遇飛被走馬與思語本傳不

載此語　負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對語太史不似史傳

中語　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此等語亦瑣瑣

方術傳

方術傳所載諸術不一有星卜有醫胗有神仙總序祗言

風角占驗之事似乎舉而不括　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

畏此司馬談論六家要指語也總序以爲子長語　郭憲

忠諫之士編入方術傳頗亦稱枉　故其所以然也殊不

成語　南昌有婦人生四子按此當云一產四子　華佗

三國時人已載陳志不應再入後漢左慈顯於魏亦三國

時人　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薁按枯樹生薁不得謂之禁也似誤

逸民傳

時人謂之論曰按文當作爲之語

列女傳

班昭女誡七篇世多傳其書似可不載　卓爲相國承其名承字似誤

東夷傳

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按文當作使譯使謂使者譯則

譯人也若作驛則當云驛人矣且驛亦通於中國不能及四夷也

西羌傳

爲其薇火語難通或當作爲之薇火　紆因自擊伏兵起

按文當云自擊鼓起伏兵

西域傳

戊己校尉按文多己字　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按此文于寘國人已殺輸僰矣後又云以朱寵代爲敦煌太守寵到開頭于寘令自斬輸僰前後義自相背似有脫誤

也、國號貴霜王按文多一王字、不復置正按正當作王

章帝元和三年按文少一也字

南匈奴傳

歲盡輒遣奉奏按文少一使字　遣遺單于劉敬以爲上文已有齎字此處多一遣字愚按文義疑一遣字可通

行度遼將軍凡言行某官當有事字此傳凡十處言行某官者皆無事字　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按秉本傳秉未爲大將軍又嘗爲度遼將軍與此互異必有一誤

諸王大人或前至前當作隨　取其匈奴皮而還按

文當作取其皮而遺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且匈奴皮三字亦不經也　事已具竇憲傳此等語句可刪　夜圍北單于大驚按文少單于二字　故從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按文多一從字謂故事中郎將得置從事二人也　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駟按文當作賜玉具劍四羽蓋一　子某立注以為某即其名按凡言某者史失其名不得謂某為單于名也　南匈奴傳小注文義淺陋或注所不必注且多錯誤想章懷注書分與諸臣此傳不知分給誰氏乃如此草草也

烏桓鮮卑傳

傳目當作烏桓鮮卑傳明矣 一 卑字率衆王無何允按三國志作無何無無無何允 方今本訛爲之肝侯乎按方今當作方今

讀史糾謬卷三終

蘭陵門人張杜林校刊